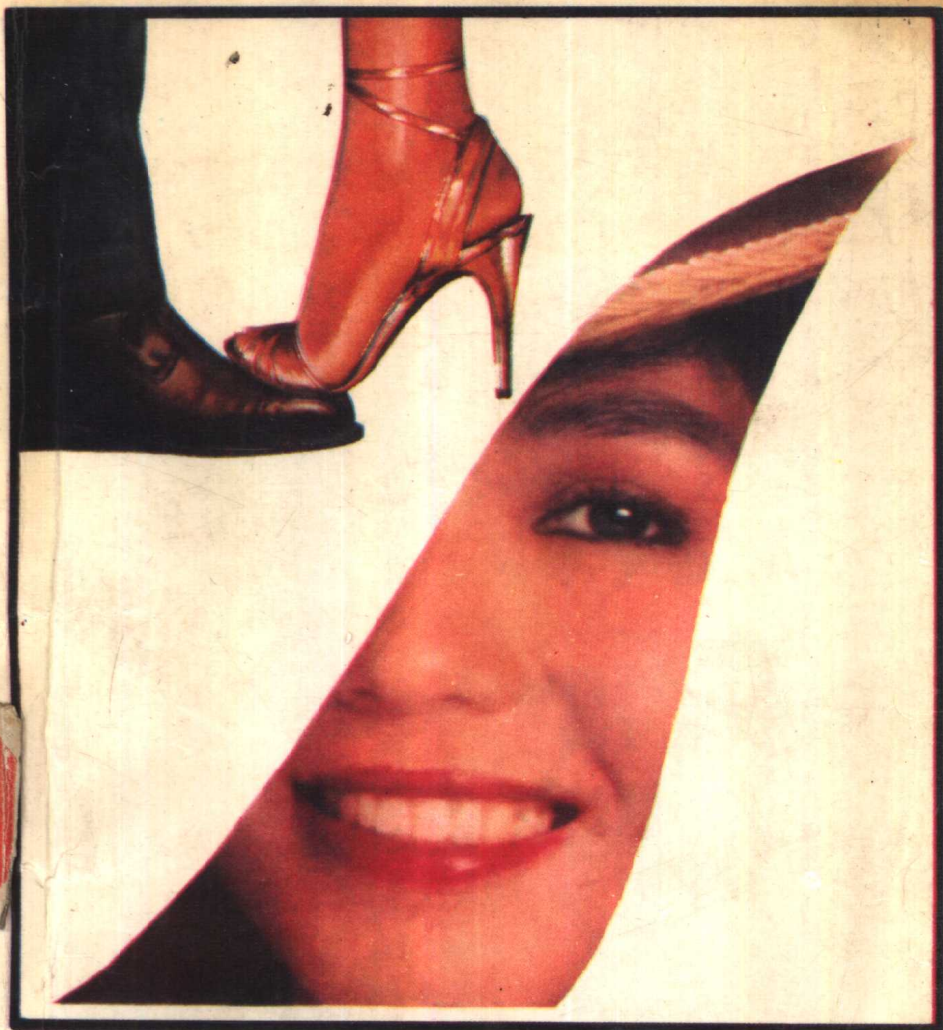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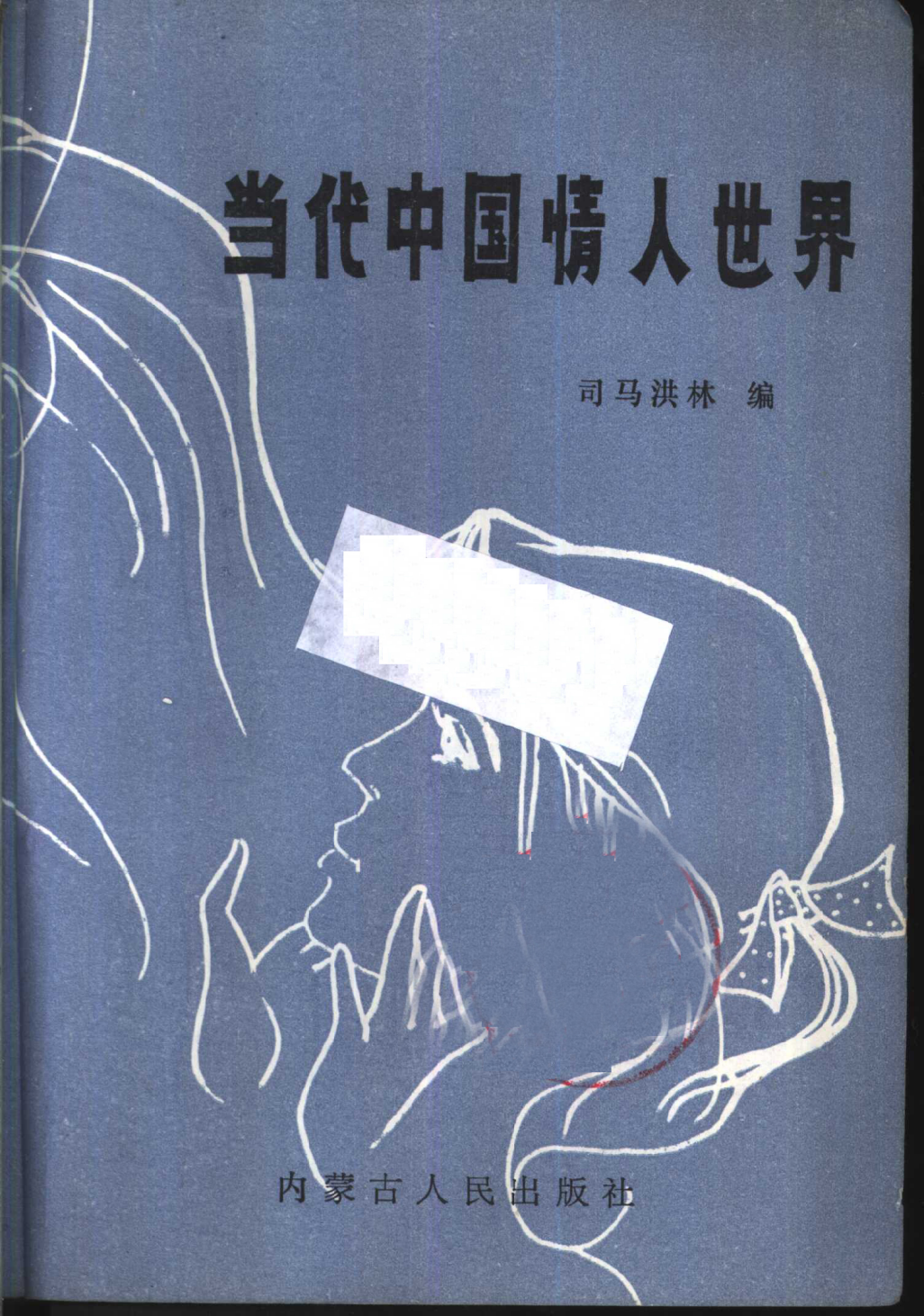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情人世界

DANGDAI ZHONGGUO QINGREN SHI JIE

当代中国情人世界

司马洪林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情人世界

司马洪林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25 字数:386千 插页:2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340册

ISBN 7-204-00748-4/I·113 定价:4.95元

目 录

中国的情人世界·····	向 地	1
“坏女人”·····	麦天枢	45
伊甸的禁果·····	姜江燕	58
狂乱之恋·····	晓 苏	76
所苦的，还是那个情字·····	黎珍宇	93
南国风流·····	莲 子	138
犯重婚罪的女人·····	袁莉莉	168
私奔·····	曾加顺 陈建平	184
第三者·····	杜卫东	194
女人，嫡和厄运·····	杜 峻	216
独身的女子们·····	朱谷忠	247
情海狂澜·····	肖福恒	270
离婚女人的隐秘世界·····	车泽相 徐海观	282
有这样一个世界·····	俞 叶	332
痴情的女人·····	刘元举	366
伞下的梦·····	蒋 巍	386
爱情之帆在风浪中摇摆·····	武宝生	446

向 地

中国的情人世界

在《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中充满了性爱情故事。如果那些圣人对此都并不感到羞耻，我不是个圣人，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

——辛格

第一章 天使的诱惑

即使吊个半死，也胜似举行
一个不幸的婚礼。

——英国谚语

1

骄阳似火，烤着湘东大地。已经整整三个月滴雨未下了，田地里裂出指头粗的宽缝。到处缺水，有的地方晚稻无法插下，有的插下了，干枯的禾苗就象过火的草一般焦黄。

水，水，到处呼唤着水。省政府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抗旱，成了头等大事。

我下到L县采访，在县政府，不意碰到了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老大哥。他穿件短袖的确良，白白的领口镶出一圈黑花边，嘴里叼着只圆珠笔，一幅悠闲无赖的样子，这神情颇使我诧异。

“怎么？没上火线？”我指的是下去抗旱。

“抗？抗个鸟旱？”他一脸苦笑，“挂起来啦。”

“扯卵淡。”我吃了一惊。

“不哄你，作风问题。”

老大哥比我大了整整8岁。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年，他从一个泥脚杆子，一跃而成为一个师范院校的书生。在班上，他和我同姓，属家门，故此我称他为大哥。他因脂溢性脱发，头顶早秃。大学第三年，他就匆匆忙忙地和家乡的一个妹子结了婚。在学校就能吃到同学的喜糖，这对我们这些年纪小的来说，是颇感新奇和刺激的。老大哥表面还伪装安祥，暗地却对我说，他是极不满意这门婚事的。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什么办法呢？老大哥是个孝子，在农村的父母多病，弟妹又小，多亏了同村的妹子刘桂花的照顾。老俩口有块心病，一心想让大儿子早日成亲。不成亲，他们就觉得老大哥没有长大，还不能独立，还时时要惦念挂心。老大哥有苦难言。

班上同学凑钱，大部分是5块，在八十年代初，5块钱对个穷学生来说，已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有的同学凑了3块两块的，还有的凑菜票的。派我和另一个年纪小的同学，送到老大哥家去。

我们俩先乘火车，再换汽车，懵天打地地赶到老大哥的家里。或许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老大哥的家里居然冷冷清清的，似乎没有什么喜气。老大哥不在家里，我们毕恭毕敬地问禾坪里一位正在剥柴的妇女。

“老大娘，我们想找……”

这妇女穿了身干净衣服，面孔黧黑，有些皱纹，神情不甚开朗，看上去年纪蛮大了。我们俩都以为她是老大哥的母亲，等弄清对方的身份后，我们都目瞪口呆了：她就是刘桂花！老大哥的老婆？！

模样老相，但她的实际年龄不足三十。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回到班上，听到此事的同学都忍俊不禁。没想到这居然酿成了一场冲突。

老大哥给同学分糖，轮到我和那位同学时，我俩冲他笑。老大哥的脸色涨红了，接着我们听到一声霹雳：“笑什么？笑死！”

气氛陡变。我赶紧闭住嘴，不知谁个又忍不住笑了两声。

“笑你妈个×！哪个还敢笑？！”

这吼声如火山爆发，老大哥差点失去了理智。

这以后是分配，毕业，我分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老大哥回L县一中教书。虽有书信来往，但天各一方，了解甚少。

据说老大哥混得不错。教了一年书，就调到了县委宣传部，1984年，全省开展大规模的教师归队运动，老大哥却象泥鳅一样滑掉了。老大哥从此交上官运，竟然当上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在一个小小县城，算得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晚上，老大哥约我下馆子喝一壶。我酒量极小，喝两口啤酒就脸红晕糊，老大哥的酒量跟我也不相上下。一杯下肚，他就毫无收敛地胡扯起来。餐馆的破电风扇嘶嘶作响，老大哥的破嗓门也嗡嗡相伴。

鸟！这回是翻了船，他妈的×！

我堂客也是太窝囊了。

你见过吧？哦，见过。你那回笑我，就象用刀子割我，我差点儿要捅你几下。

我堂客人还是好，讲良心话，但实在是太邋遢，你想都想不到的，她每天牙都不刷。有回子我恶心她一顿，要她刷，鸟！她刷个鸟！她用水咕了咕，做个样子，我一看那牙刷，半点牙膏味儿都没有。气得我七窍生烟。

变？变个鸟。老弟嘞，你是不懂哩。离婚？天方夜谭！只要能离，我倾家荡产都要得。离不掉哪！

跟你讲老实话，我是怕你到我屋里去的。怕你再笑。我自己也很少回去。星期天我宁愿在街上打溜，也不想到乡下去。我屋里一塌糊涂。窗子上的灰有一寸厚，屋前屋后尽是鸡屎猪屎狗屎。她也不是懒，她过惯了，无所谓。开始我每周回去，还打扫打扫，后来就拉倒了。

跟她讲？那脑袋实在是不开窍。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你让我拿她怎么办？这堂客，唉！

不是我喜新厌旧。你也晓得我，同学几年，我决不是那种人，但这种家庭生活，你叫我怎么活下去。人都要讲良心，她敬养老人，抚养细伢子，任劳任怨，但并不是做到这些就是个好堂客了。

那回子看电影，哦，是苏联的《战地浪漫曲》，我特意喊她来城里看的。那实在是部不错的片子。看到一半，我的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手背上突然滴上了东西，我吃了一惊，一看，是她的口水，她歪着脑壳，还晒得蛮香呢。

我承认我们之间有差距，但这差距要不断缩小才好。但实在是办不到。讲出来真不好意思。她很少洗澡，甚至每天上床前连脸脚都不抹一下。就是洗澡，也从来不用手巾擦背，那背上起了硬壳壳，可以用手揭下来，跟揭标语一样。咳！莫讲了。有天晚上我脱了衣服上床，闻到那股臊味，真他妈的万念俱灰。我赶紧爬起来，扯谎讲还要到办公室去打长途电话，骑了单车，逃命样的逃到县城里来。

莫扯这些。扯起来伤心。来，干！

.....

老大哥喝糊涂了，于是无所顾及地扯起他“那位”的事。“那位”是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老大哥讲得眉飞色舞。讲到激动处，那破嗓门即忽而跟锣一样敲响一下。

天早就黑了，因为停电，电扇已不摇了，餐馆里点起了蜡烛。我俩一身大汗，跟水里捞出来一样。老大哥吹足了他的“情人”的牛皮，和我一前一后上街来。街道上没有一丝风，闷热异常，因为电力紧张，整个县城是一片漆黑。

2

1987年初春，南方的天空阴阴沉沉，没有一丝春的迹象。一切都似乎预示着不祥。然而突然有那么一天，长沙、

湘潭、株州、衡阳等地的新华书店门口，都不约而同地竖起了色泽鲜艳的广告，令人醒目，令人驻足：好消息！新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外国的《金瓶梅》全译本，无任何删改！进数有限，购者从速！从速！！

蛊惑人心的广告，使得购书迷怦然心动。书的销量成直线上升，文学柜台门庭若市。在印刷纸涨价、书价大提的情况下，这种购书热是罕见的。

劳伦斯阴魂不散。该死的康妮和狩猎人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封面上手持红色花朵的金发女郎忽而又成了淫秽的象征。小道消息不断传来：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马上要查封了！”

“真的？”

“听说纸型要毁掉，印好的没装订的书要打成纸浆呢！”

不幸而被言中。在新闻转内销，正面报道反面看的某些人耳朵里，小道消息往往有着惊人的真实性。当一家报社的两位记者赶到书店时，书店已接到封存该书的电话和电报。

越是禁书，越有人想买，越有人想看，以此类推，对这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不知应该欣慰还是感到悲哀。1987年春天，在南方，尤其是湖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迅速流传，有的书不到半月，就转借了十多个人，书也翻得磨损了边角。

并没有令某些人担心的事发生。

正规的书店里，此书已销声匿迹，而另一支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流通渠道——个体书刊发行公司里，此书成了“芝麻开门”的金砖，4块钱一本的书上涨了8、4倍，在长沙火车站，最高的上涨了10倍。株州响石岭一家个体户，不知

通过何种渠道，神通广大地弄来了500本，他“良心”尚好，每本只卖10块，只两天就一抢而空。一本赚6块，除去其他开销，两天至少赚了2000块。

小摊小贩们可管不了什么“电话”、“电报”，他们眼里只认得孔方兄。劳伦斯说：“我要让世间的男子女子能够充分地、完备地、纯正地、无瑕地去想性的事情。纵令我们不能如心所欲地作性的行动，但至少让我们有完备无瑕的性的思想。”这些，对小摊小贩们来说，是无需去“思”，也不需去“想”的。他们在车站、码头、闹市、人群集中处，大声地吆喝：“情人！”“卖情人！卖情人！”这叫声似乎不雅，似乎不太顺耳，中国人还没听惯。在芸芸众生的耳朵里，“情人”实在是太洋气。他们习惯的听法是：奸夫、奸妇、淫夫、荡妇……诸如此类。近年来略有进步，出现了个中性词：第三者。荡妇也罢，第三者也罢，这并非舶来品，而是“国粹”之一。因为在先前，为此事遭受极为严厉的处罚乃至“沉塘”是不乏其人的。

即使是“沉塘”，这种事仍然是层出不穷。它每天出现在我们身边。而且此事传播极快，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成星火燎原之势。某某跟某某哪！某某“腐化”了，“堕落”了，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了。

“情人”这个灼人耳目的字眼。

如何认识这披着面纱、古老而年轻的“情人”呢？

3

有人把婚姻比作城堡。

外面的人，竭力想打进去，里边的人，却拼命想突围出来。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冲刺和厮杀，但同样充满了炽热的苦闷的格斗。

他和她，是挟裹着雷电和风雨，不顾一切地闯进城堡的。

八十年代的第二年，他俩都是H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比她高一年级。在学校里，她是有“十大校花”之一称谓的，追求者不乏其人，她对此均不屑一顾。也许是天生的缘份，他的一首朗诵诗，就把她的心弦拨动了，那晚的诗歌朗诵会，使狂热而年轻的大学生们热血沸腾。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装，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

应该说，拨动她心弦的是威廉·叶芝。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对于“爱”之类还是十分忌讳的。该校校方曾派学生干事去校园内的山头、湖畔搜寻情侣们，某个星期天居然捉住13对。这似乎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年过半百却仍然风流倜傥的校党委书记在师生大会上庄重而严肃地训斥学生们“不准非法同居”时，黑压压的台下有人递上一张纸条，校党委书记把纸条一念，整个会场的师生都哄堂大笑。

纸条上写着：“饱汉不知饿汉饥”。

一年后，他毕业了，留在市内某中学任教，在她也即将毕业的前夕，他和她惊慌失措地发现，她怀孕了，而且有4

个月了。

简直是笑话。堂堂的大学生，对性知识一无所知到惊人的地步。象这种对性知识完全处于混沌蒙昧状态的恐怕不仅仅是这一对。

已经是4月下旬，在南方，阳光正一天一天新鲜起来，街道上古老的树木绽出嫩青的叶片，毛衣、线衣一件件地从人们身上褪下来，而她，却还穿着件半长的黑呢大衣，以图掩盖那微微隆起的下腹。欲盖弥彰，怎么办？

必须采取行动了。

他想了办法，从市里一家中学开具证明，说她是18岁的高二学生，因排演文艺节目，晚上在回家途中被流氓强奸。尽管她已22岁，但看上去象个纯情少女。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们相信了她。化验、打针，接着动手术。不知是她过于紧张，还是医生水平欠佳，一个简单普通的手术竟持续了很长时间，到深夜11点钟，市妇幼保健院因为设备、技术等种种原因，用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市第一医院急救。到凌晨3、4点钟时，手术完毕，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她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当护士走进病房时，惊讶地发现病床上空无一人。

上午8点，她又准时出现在课堂上，身上仍然穿着那件黑色短大衣。她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从额上一粒粒冒出来，她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干燥，呼吸微弱。但她还是咬着牙挺着。

病人的突然走失，引起医院的一阵慌乱，医生们找到开具证明的某中学，发现该校并无此人。这一下，医生们慌了手脚，因为病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也是合该出事，医生

们在她睡过的床头发现一本书，这是一本大学教材。她带着书是准备毕业考试的。

第二天，她从校园里消失了，她回家休假，但此后再也没在学校露面。学生生活对她来说永远成了过去。学校后来贴出了“劝其退学”的告示。

尽管两家都竭力反对他们结婚，但木已成舟，他们以惊人的勇气走到了一起。

爱情，就这样匆忙而草率地结束了。

他仍然教书，她揣着一张肄业证，开始了吉普赛式的生活。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狂暴的激情和旋转的色彩消失后，剩下的就是平淡而乏味的时间。他们都曾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她。但是，并不是付出代价就有收获的。

日子漫长而陈旧。

他和她都曾力图重新焕发出激情，曾努力想使爱情的城堡坚固起来，但基石已斜。

没有活力，爱也会衰老死亡。

三 相如卖赋，文君当垆是众所周知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可谓是有史记载以来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自由恋爱者。然而到后来，司马相如也情随境迁。欲取茂陵富家女子为妾，文君闻讯，愤然而作《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绝决。今日斗酒会，明日沟头水，……”

据说相如回心转意了，但这只是据说。现实的生活，却是千差万别的。

她在郊区一所中学代课时，有位比她大5岁的男教师常

常用异样的眼光看她。这频频射来的两束光柱，象电一样，搅得她心慌意乱。她感到了压力，继而又觉出了引力。她竭力想摆脱，但摆脱不了。她这才清楚地认识到，她爱上他了。有一天上午，当她去他的房间里借备课资料时，他突然一把抱住了她。

他们越过了雷池。

当她掀开被子坐起来时，她感到了一阵绝望的空虚。她顾不得体面，禁不住失声痛哭，她哭得那样痛、那样切，似乎想把内心的一切苦闷和烦恼都哭出来，这哭声把他吓坏了。

对她来说，恶梦醒来是黎明吗？

4

这一桩离婚案拖了6年。

从1982年开始，到1988年，这案子还没有了结。

他坐在我和另一位记者面前，面容憔悴，头发斑白，眼神暗淡。他4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多了，那黑黑的皮肤似乎还散布着一些老人斑。

X君，航天工业部×××所的高级工程师。

他是自己找到报社来的。他拿着一大叠材料，拿着磨损得字迹模糊的几张《中国法制报》。他请求我们将此案披露出去，以便能尽早了结此案。他伤感地说：“我年纪大了，差不多是黄土埋到腰的人了，也没什么别的指望了，只求早点离了婚。”

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而面对每一个具

体的人，1986年则不是一个轻松的字眼。

X君与妻子素来不和。在研究所那一方小天地里，他们长期分居。在所里、在街上，他们形同路人，见面不打招呼，工资各领各的。1987年分开后，大一些的男孩跟妻子过，小点的女孩跟X君过。

造成这种现状的，实际并没有什么大的冲击，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1982年，X君以“性格不和，感情破裂”为由，单方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而他妻子则坚决不同意，其理由也很简单：不能便宜了他。

这桩普通的离婚案一拖再拖，研究所领导多次出面调解无效后，只好请法院出面了。1983年底，研究所派车把两位办案人员请到所里，一顿酒菜之后，所领导言辞恳切地讲了X君如何在所里扛大梁，而长期拖累，使他投入大量精力的家庭又是多么无法挽救。一位办案人员为之感动，拍着胸脯说：行，回去就能办妥。但回去之后，一如黄鹤，杳无音信。

研究所领导再去找法院的办案人员。拍过胸脯的办案人员却支支吾吾，说是什么某副院长对此案有看法。

这一点信息，或也道出难言之隐。

到了1986年，风波骤起，X君的妻子截到一封他的情书，里边还有张彩照！原来X君有“第三者”，舆论大哗！X君一下子变成了孤家寡人。

X君有苦难言。一个月前，他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征婚启事，女方是成都某厂的工人，36岁，丧偶，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这本是无意间看到的启事，可臆臆中X君大为同情，遂写了封应征信，还寄去了自己的照片。势头一边倒，

这婚看来是离不成了。

此后，X君让女方把信寄到研究所附近的一个单位，并且用了个化名，那单位没有这个人，传达室的老头就把信插在信窗里，因为有些出出进进的民工，或许是他们的呢？鸿雁传情，将近一年的两地书之恋，这对奇异的“情人”已是心心相印了。

1987年3月，X君在研究所正是焦头烂额、声名狼籍的时候，突然请了探亲假，声称回江苏老家探家，然而他却买了去成都的飞机票。在成都，久传鸿雁的双方度过了20天温馨而甜蜜的生活。X君对我们说：“那女的很本份，人很好，我们很合得来。我这边的事，都跟她讲了，她能理解我。”

X君在成都悠哉游哉度“蜜月”的时候，家里已闹得惊天动地了。原来X君的妻子已有预感，X君前脚搭飞机走，她后脚就跟着回到了江苏老家，也请探亲假。到家里一问，X君根本没回来！这下热闹了，家里、单位、同事、亲朋处，都发了电报，还在《中国法制报》上发了寻人启事。X君是一直喜欢看《中国法制报》的，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尊照”会刊在寻人启事的栏里。

一团乱麻，用刀一斩，变成了两团。

X君对我们说：“这6年我精疲力竭，什么都耽误了，我79年曾获过全国科技二等奖，但后来一事无成……”

X君悲恸至极，说不出话来了。

他说他离婚之后，什么都不要，去成都跟那女的结婚。但如早离不了，他也绝不会断绝两人的关系的。

哦，相隔千里的情人。